

陳眷公普秘笈序

余家郎乏賜書不乏之藏書車轍
所至又得觀四方異書非敢肆
爲涉獵與博蒐者爭折五鹿之
角而性耽茲癖獲一新編輒深



自寶玩秘諸倉厨不覺襍俎之
誚然恒怪蔡中郎不發帳中之
秘杜元凱別置他室之函爲示
人不廣非善讀好書者也然讀
盡世間好書者必推着公爲第

一逞余從金閭與着公定文字
交遂脫形骸而盟肺腑且獎借
過當一敘余婁江碑再敘余駛
雪齋集三敘余之晉秩貳府余
何幸得邀翰墨之靈如此乎奢

哉天衣寶珠何論千乘之光矣
而要非余之私所好也蓋看公
文昌上相天祿真人揚歷下之
徽音振瑯琊之逸響文獻塵尾
歸于君所凡片字隻語隱史遺

編不經其機杼卽蜀錦弗貴也
不經其鑒別卽燕石弗辨也故
海內喜讀看公書八琅盡鳴看
公亦喜讀海內書纖痕不漏而
赤霄之文石簣之檢咸不脛走

月三
吳門彼世之欲買珠不肯買積
者俱指七十二峯間寶月可拾
則太乙山靈之精雖欲有所秘
惜而着公于此不能復下葳蕤
鎖矣然每發一笈無慮數十種

前後所發之笈若續若廣若彙
若普無慮數百種夫陶家甌中
所藏六帖既不倫次郎野乘諸
書亦僅十餘帙終屬南阮家風
何如此多寶林無所不具無所

不雋纔一披閱便覺喉端鼻端
俱作醍醐旃檀氣味用此消夏
奚必玉奩用此辟寒奚必文犀
哉是編廣布如泉斯流無非看
公化身正不煩兼作二佛視中

郎之後止傳仲宣一人者又當
何如余在海上海上頗不似嶺南風
景無書不可讀異日者携囊刺
艇訪看公於三泖之濱問人越
來所讀何等異書而手發余笈

則良朋在焉嘻乎百城之樂余
與者公共之義矣

秣陵張可大書于駛雪齋



普秘笈敘

秘笈初集大半者公先生結撰
中多物外玄談林間韻事而經
世學術稍稍露其一班常寓吾
郡中墨潘淋漓高言驚座每謂

藏書家度閣朽蠹不如散襍流通沈天生白生兄弟頗同此志出先世藏蓄并輶軒懸購爲廣爲續幾數十種玉魚金盃竝出人間而秘笈之傳益膾炙海內

余少好漁獵羣籍奪于應制浮沉三十年近屏世緣閉關塞兌不能禁其旁溢時寄聲律案頭常有襍書數千卷隨意抽一編讀之新故濬發觸目會心凡先

代遺逸及近世名賢論著手自
裒輯惟櫟積記問陳腐理學無
取焉樓護侯鯖染指一齋驚其
非常味也天生鴻儀之羽暫託
枋榆志不以一日易千穉避跡

江鄉榜其居曰寥寥年年歲歲
一床書意甚深遠眷公常以扁
舸過訪上下折衷更即予所訂
定與天生所選錄成普彙二集
諸書在天地非若名山之封深

五
月
三
淵之沉但久則易滅僻則易湮
詎如懸之國門人得展誦朝章
故實足以補國史之遺野脩緒
業兼用採岩居之操其視說海
碎事不啻過之所謂雖不矜公

文而以矜公行者余兩人實邀
其靈已金華胡元瑞網羅百家
著爲筆叢自經子史傳而外有
竹書汲塚墳索流楛家言無不
攷其遠近辨其真僞固已操董

三月四
狐之鑿裁竭鄭樵之苦心矣然
其要歸羽翼楊王不越庖言冊
鉛之指斯亦文章之流別也是
書即非一家之言譬彼吉光青
鳳零落片翰披砂揀金徃徃見

寶庶幾知中古法物尚存而我
明人文代振也覽者當自得之
庚申孟秋梅林居士王體元謹
識

普秘笈敘



亦政堂鐫陳眉公普秘笈一集

第一帙

朝野僉載

六卷

張鷟

第二帙

毛詩草木蟲魚疏

二卷

陸璣

第三帙

別國洞冥記

一卷

郭憲

第四帙

三輔黃圖

二卷

潘岳

第五帙

卓異記

一卷

李翱

第六帙

卧遊錄

一卷

呂祖謙

第七帙

孔氏雜說

四卷

孔平仲

第八帙

春渚紀聞

六卷

何遠

第九帙

東坡問答錄

一卷

蘇軾

第十帙

漁樵閒話錄

一卷

蘇軾

第十一帙

洛陽名園記

一卷

李廌

第十二帙

捫風新話

四卷

陳善

第十三帙

騷鸞錄

一卷

范成大

第十四帙

攬轡錄

一卷

范成大

第十五帙

麟書

一卷

汪若海

第十六帙

曲洧舊聞

四卷

朱弁

第十七帙

震澤長語

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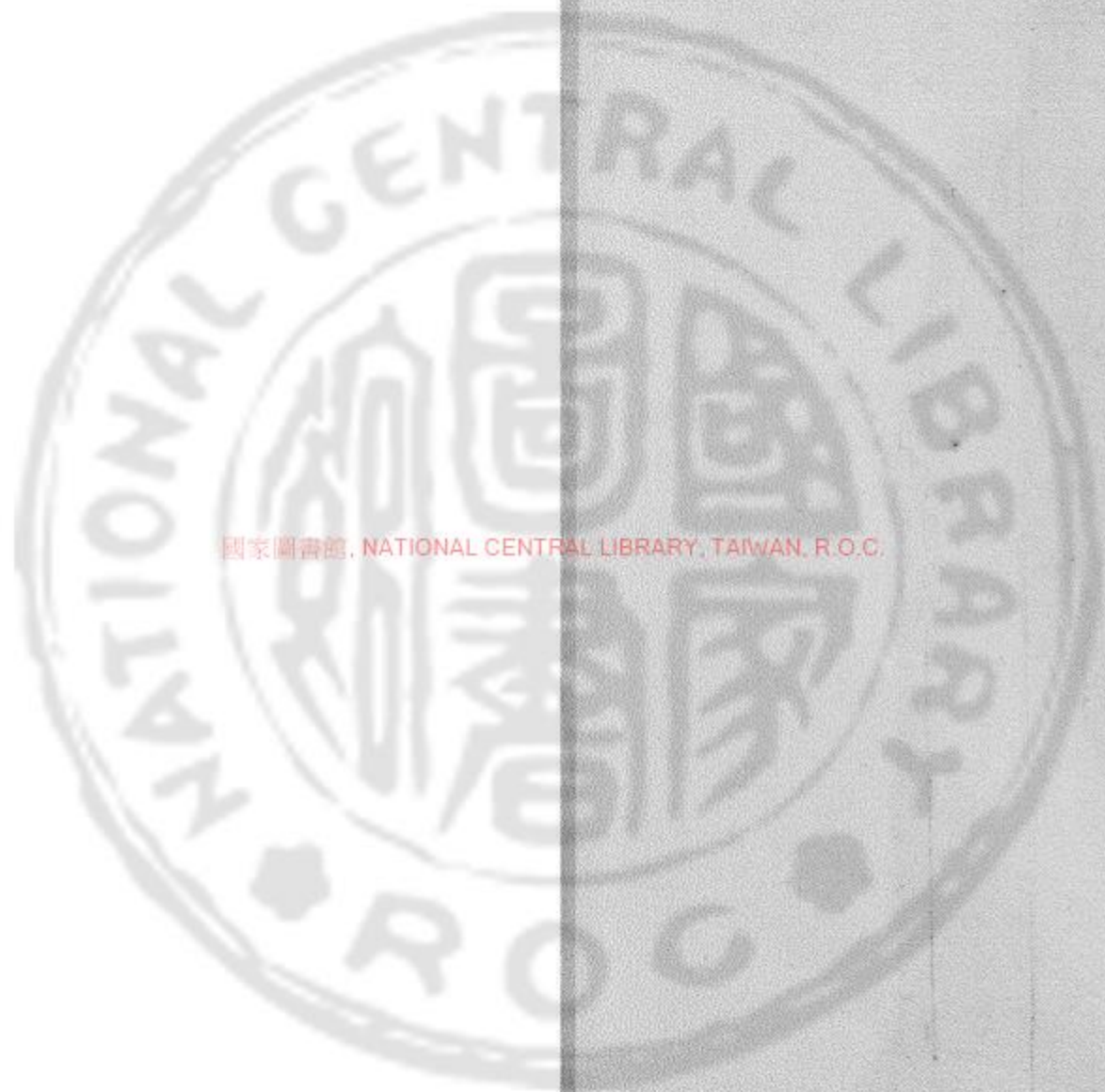
王鏊

第十八帙

農說

一卷

馬一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
雅
堂
目
錄

三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一

唐 張 鷟文成 撰

明 黃承玄與叅

明 沈德先天生 訂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
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
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
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

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
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
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歲卜年
命歲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
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
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没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
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
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延諍其公
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濛州刺史初
任濛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
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
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
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

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
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宮推策張鷟
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
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卽散
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
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
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致致其

罪勅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左丞張廷
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
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
五日宮取蚘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
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
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
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

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
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
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
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閭無事食訖還房午
後如廁長叅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
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
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

日上與錦被覆之并牀昇送宅止夜半而卒
上自爲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
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
我脩造汝能醫一切病悟而說之試療無
不愈者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
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
病漸無効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蘓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卽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已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卽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伯餘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愈一云問醫蘓澄云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

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奴食治葛死埋之土中
葦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
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
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卽死惟陳懷卿
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卽
毒拭着口卽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之艾炷當上灸
之立差不然卽死凡蛇嚙卽當齧處灸之引
去毒氣卽止

治葛食之立死有治葛處卽有白藤花能解治
葛毒鳩鳥食水之處卽有犀牛不濯角其水
物食之必死爲鳩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藥箭脛薺萆
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礮石可以

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
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虫物解毒何
况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虫末傳之被馬咬者
以燒鞭鞘灰塗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
雄黃末傳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
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卽相續如故蜀兒
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寸乃足於後飢
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
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
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
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
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
謂之駝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祗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卽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卽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乚甚於羊羣吏部喧乚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

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
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
侍郎下有氣力者卽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
位景雲踐祚尚書采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
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
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
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革命之際十道使

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
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
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榮有才
者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
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
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
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太半故諺云貂
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

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
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
守囚霄等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
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
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
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給放去至幽州
具說飢凍逼遇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虜

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
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
伏橫截軍將被索縶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
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
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真觀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材門首文
皇帝移長安城將作木匠高穎常坐此樹下

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頴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材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芻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塩後周聖曆年中差聞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聚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塩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

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廻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駝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僞勅自授楊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楊柳楊柳漫頭駝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麀歌其詞曰黃麀黃麀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麟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麀谷諸軍並沒罔有孑遺黃麀之歌斯爲驗矣周垂拱已來苾拏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拏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

皇里復書卷一
三
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
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馳鎌柯
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疆盛百姓不得
斫桑養蚕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
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人
都作亂敗走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卽
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栢犢子挽紉斷兩脚踏地鞋襦
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襦斷者事不
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
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楊
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
族塩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
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
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
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
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
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
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塩之

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
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
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爲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
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
時人又名爲陸頌踏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

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疆
盛武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
人幾遷鼎矣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
殺人後果則天卽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
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
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
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
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
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
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
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

佺之北也處郁曰殮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温飯爲殮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

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迂放之兆神武皇帝七月卽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單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青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寃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

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閑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麴信曰兩人二升卽

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錄事叅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塩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曾灑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醬肉彪還客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窠鴛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醬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棊連輝事於新開推

鞠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兩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

無所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人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輦彊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

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
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蔽隱爲男娶崔氏女未
成有內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
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
并男三人亦被紮捉救杖各決一百俱至喪
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
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

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
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
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
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
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
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
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

朝野僉載卷一
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歷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

更娶二姓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縑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疎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

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
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煒
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
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
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
禕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
臣謂之曰買肉必須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
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
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
心上乃暖七日而蘓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
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扛殺母子須臾
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
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
五日而舜臣死

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卽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卽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人云蟬鳴蛩螿喚黍種饒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

子垂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納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比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于營內兵將無

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
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
赤燉燉所詣卽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
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爲不慎後坐廳事
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
方知變不復由人遭藝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
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網
夜樗蒲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
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
夜陷爲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鷗口見二小
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
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
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叅軍刺

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
笏立於庭中啣啣而唱其婢隔窻從而和之
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之一終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二

唐張鷟文成撰

明岳元聲之初校

郁之驥德僧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蠍窠
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斛置大浴斛中一人脫
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
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伯石煮人肉以餒賊生靈殲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卽遣子弟兵尋復劫殺盡取財物將其

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妻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嚙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其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南里 史事卷二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
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
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
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
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
鐵鈎長丈餘甚鈎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
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今以脍鈎之遣壯士掣

其繩則鈎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
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
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
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

頭聲

呼角反

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

又爲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閑手足而轉
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繩頭其

南野史卷之二
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賊
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卽籍沒
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
然後斷雪有功奸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
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
之破家彥瑋處侍御 二年七月三日楷以

反逆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華
知之時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
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綠
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
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
人情君家閨閣不會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
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

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
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
投井而死承嗣捺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
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
沒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
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鸞鴨於
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鸞鴨遶

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卽迴表裏皆熟毛落
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內起
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
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
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
儀憶馬膈取從騎破脇取膈良久乃死後誅
易之昌宗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
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扶取心肝而後死斬

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酌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

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卽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

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
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
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
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
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
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
友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
逞誣邁賢良賊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

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
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
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已功授天官侍郎平
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温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
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叅謁者呼令入門但知
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
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鱉令人

卓里金車卷二
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
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
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
灸驚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
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直好殺時有突厥投化直乃作檄
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
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虫鳥

鳴然後送與默啜識字者宣訖鸞而殺之匈
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
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
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証
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
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
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
豹嵩爲赤翼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狼
戾不軌鳩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
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搯
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
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
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証是爲非任意指
麾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

求其劫罪訊劾乾塹水必有期推鞠濕泥塵
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
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
與貓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
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
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
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

南史卷之二
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栲
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僞准法
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
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僞命
乃昇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
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
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

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
家簿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
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教授三
品人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襄公段瓚同沒
喚莊共出走莊惧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
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鞠問
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

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舖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瓚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磔磔然微動卽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赳赳跳數十迴懿宗忍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聞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卽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令繫二釵於胸背落棧着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揚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朝野類編卷之二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
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
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灑枷頭着樹名曰
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
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
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
糞糞中有光燦燦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
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
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
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
爲判冥事張鷟時爲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
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
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後改德州平昌令榮

刻時日晷漏無差又蘓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何姑姿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棖觸差攝御史康詈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一爲這逐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勅楊廷玉改盡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

漢柳氏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閔重卽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暉玄暉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焉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堂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

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事父母多言後月餘日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迺登階鬼引弓射中膊脾間望覺此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爲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

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臥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卽除李廻秀爲侍郎其日謝卽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弥時輩甚衆

每休暇常角力騰越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
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
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侮
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
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旣
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
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
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

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
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
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
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
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
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
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
疑禪師曰吾爲汝試之因入殿中橫塌壁行

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騎數萬射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污伽藍故此谷口受戮

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閉觸摧折續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

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邁病
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
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
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
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脩行
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爲處分并州大興營葺
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檟榔龍

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
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
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
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虫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
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餘
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
柩弥高者以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祠祭初遭

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爲蜜唧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
飼之以蜜釘之筵上躡_匕而行以筋挾取啖
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梁有嗑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
使喚嗑頭師帝亦與人碁欲殺一段應聲曰
殺却使遽出而斬之帝碁罷曰喚師使答曰
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嘆曰師臨

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
沙彌時以鍤刻地誤斷一曲蟻帝時爲蟻今
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呂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
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蒲路爲大庫
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
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
於瓮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指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鬼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卽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矛便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卽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卽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

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
師大令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
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畧先幸一婢任以刀
截其耳鼻畧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
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其說所由女
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
首領妾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
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
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
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
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
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
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
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

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誠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壽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

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具見老人每年作邑齊遂告二百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

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卽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雷曳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僞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爲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僞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廻至花

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
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捧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
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
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
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
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
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
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
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
首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
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
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傳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

山行臨崖而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
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卽落
崖腰胯不遂爲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鏞

一本作鏞

居闕

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
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閒鳧翁鷄任萬
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

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
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卽彈之
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改出
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
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
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
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

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
隨可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權笑無復向
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
餘慶筆頭無力背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
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
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

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窻接入鎖州宅門
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
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
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
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
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捨車運
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

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鹵地抑
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
計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
直至干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
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
一畝失米百石而動卽千萬數遣典庾者償
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

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
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
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
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米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
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
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

庸猥皆此類也

士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
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
師三穢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
適無舊本檢尋乃斷窻取得之時人號爲斷
窻舍人

國子進士

一作祭酒

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

逢春心刺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
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
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
定表以理切稱奇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
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杭州叅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
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

晒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
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
曰掠七人合決七伯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
人晒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
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
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餘從頭喝嘗
逢餓夜又百姓不可活

真州叅軍魏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

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
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
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
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
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
物里正不送烏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甲子庚午年十二月



陳眉公訂正朝野餘載卷之三

唐張鷟文成撰

明李日華君實
張可大觀甫訂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
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
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
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龍令

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
投刺舉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
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
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
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
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
免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

女敬不許因有故脇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
日下雨并花車卒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
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豎
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
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
姊若不可見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遷平章
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坐與河內王武懿
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
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
槩賸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
母怒令還所賸未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
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

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
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辭甚高姊夫羽林將軍
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

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贄就宅盧
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
至所親家截髮思冲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爲
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
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
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
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

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
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
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
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
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
至今尚有節婦里

楊盈州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
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櫳乘曉開鳳

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
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初兵部尚書任環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妬
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壺
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
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卽飲之柳氏拜敕訖曰
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
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而臥然實

非醜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犢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卽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

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

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克元師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卬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

限者闔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雲勳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純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
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
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
鷩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鷟鷟也此鳥爲鳳
皇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鷟初
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
功員外鷟味道以爲天下第一又初爲岐王
屬夜夢着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
何爲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
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
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問曹良
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
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
也有擊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右丞 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

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
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座下聽
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傍竟也其竟於今日
乎尋有御史陸遺勉齋敕令湜自盡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
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
也經數日果失之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
巫祈禱星月呪咀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證
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
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
蘊慝崇姦構虛實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握
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
其速亂與崇仁坊邢俗師姿阿來專行厭魅
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握得巫蠱皆逆韋

之輩爲之也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鄴王葬畢宮人賂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鄴王教曰常作宮人甚大艱苦宜與賞着綠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遂斬之

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檢校去却巾帶卽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

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卽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

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入郭司法
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
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
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
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
阿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
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
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崇仁方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
鶯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
尺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
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
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
禮既請甚多必望細看以决疑惑遂卽隨意
支配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於梁上以

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卽出門身輕若飛湏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卽却至舊祆所乃拔釘無所損臥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

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惧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羅縣令劉靜妻患疾正諫議大夫明崇儼診之曰湏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爲不可得儼乃畫符乘風放之上天湏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湏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

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縑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大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瓮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卽令以銀瓮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卽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卽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疾時人莫測

大足中李慈德有祆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

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爲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爲槍纏被爲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殺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闈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爲客以厭而喪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

老僧頭上僧唱賊裝袈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人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

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
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
遠看年命奴擊衣襖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
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
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
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
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効歐陽草傷於肥

鈍亦通之亞也

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
不知其死逢故人爲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
之乃知是冥途吏爲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
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
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
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
運出身爲曹州叅軍轉鄧州司僉卽掩却不

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叅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時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疋後

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爲從西域來礙渚而往矣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爲患旌陽没水劔斬之後不知所往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劔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

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悅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結白魚爲餅

中宗令楊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縣令勿臨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一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紗縵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易之爲毋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

鋪牙床織

犀角簞麕貂之褥蛩蟲之氈汾晉之龍鬚河中之鳳翮以爲席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飲以鴛盞一雙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不覺出爲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衡州刺史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

及地着告莫鞞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

隱居銀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瑠璃琥珀
黎珊瑚璋琛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
之物盡於是矣

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
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
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
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輕車之比天心其
闕人事也歟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
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
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叙
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
珠玉又爲九曲流盃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
中浦出窮天下之壯麗悖逆之敗配入司農
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噎奉敕輒到者官人
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
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谷掃地無遺至于網
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禁寶器于殿前禁人服
珠玉金銀羅綺之物於是採捕乃止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眾作一金龍頭藏袖
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相聚出龍頭言
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
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

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于市
并其黨十餘人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驗有
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卽散餅食
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後如此鳥聞哭聲以爲
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
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狗窠

中狗子置猶窠內慣食其乳遂以爲常殆不
可以異論也自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
穗觸類而長寔繁有徒並是人作不足怪也
同秦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
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
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汶水縣於
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汶水爲武
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
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
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
黑齒落更生卽授都官郎中司刑事囚三百
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園獄外羅牆角
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
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

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惧天子萬年
卽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卽大赦
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白鐵余者延州羈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
埋一金銅像於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
給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
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
藏處斫不得乃勸曰諸公不至誠布施佛不

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者百餘萬更於埋處
斫之得金銅像鄉人以聖遠近傳之莫能見
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卽愈左側數百里
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爲袋數
十重盛像人聚觀者去一重一廻布施收千
端乃見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
亂自號光王署置官職殺長吏數年爲患命
將軍程務挺斬之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
暫令出外卽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
宰執方食卽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
喚云殿下須使令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請
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東宮後稍稍疎
之仍潛入伏內食侍官飯晚出外腹痛猶詐
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須臾霍出衛士所食
米飯黃臭並蠶菜狼籍凡是小人得寵多爲

此狀也

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副焉
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鞞而鼻臭
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
宿明日將殺元珍諫大國和親使若殺之不
祥乃放之後與知微爭于殿庭言默啜必不
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
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叅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刺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入州扣刺史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問構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是知其性理昏惑

矣

五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慙謝而止頃吏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玄一曰吾大錯顧直典

回宅取盃酒煖瘡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稟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定州何名遠大富土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

百張遠年老惑不從戎卽家貧破及如故卽復盛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歸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毡褥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卽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

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圖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贓污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污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

之謂曰里正有過罪先須急抹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破其腦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鷄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

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驟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

令買單絲羅疋至二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

涿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脇之人惧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

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卽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許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郎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批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卽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

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免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爲金牛刺史

張昌儀爲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資金五十兩送之而奉

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
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
者卽與錫檢業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具
官其蠹政也如此

朝野僉載卷之三終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四

唐張鷟文成撰

岳和聲之律

明

沈元嘉葆生

校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榜略曰枉州抑
縣屈滯鄉不申卑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
辛亶曰當今天子嚶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
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

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
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
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
駮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
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
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嗔得官
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
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

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
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
之才度子之智祗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
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蒙先
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
請先生縱亶自修舍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
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
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侍子自作惡去惡

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竄掩泣而
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
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開賢
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
京

隋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
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
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

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韉今見隴西牛臥
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
侯白變形貌着故弊衣爲賤人供奉客謂是
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
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
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
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

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滿

音十浩反

尾燥

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詭士廉時着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噫踏面不知瞋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

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日朱前疑着綠遠仁傑着朱闌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嘗之爲中霜穀末元一日爲臬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爲拾

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日爲

鶩入鳳池蘓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

方慶

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

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日蘓王孰賢答曰蘓

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

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

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

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此數千騎來

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

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廻至都置酒高會元

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塔

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縱拋却騎

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

猪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

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奉韻元一

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髮不奉七未見桃花

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慙色
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
主河內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
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
錦裙拖綠草羅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則
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
足蹇元一日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
防靈樞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

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
元本竦體偃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
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
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麤眉目爲外
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
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
目爲端箭師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爲呷醋
漢泥水令蘓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爲
逆流蝦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

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

七肖反人歌

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
取爾朱九張鷟目隨侯爲臞亂土裊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爲梓州監示尉主
書考曰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

不平君把筆考詳曰請考使君卽下筆曰快
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
下刺史默然而罷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
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謂謠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
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已高巾子
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

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
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對仗彈劾以爲謗
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
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
罪卽宜放却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
令賀若瑾眼皮惡項轅龐鴛號爲飽乳犢子
唐鄭愔曾罵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
卽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

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鄭
改姓鄭時人號爲鄭鄭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墩城聞
劉尚書沒蕃著鞞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
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及首尾
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姚河李阿婆鄯
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鬪總由曹新婦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

肥膾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隴柴棧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開元六年水汎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爲

功官品益進又有傳孝忠爲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傳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卽位知其矯並斬之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趕

蛇鵠鵠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觀鼠
猶覘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樵母猪紫微
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爲醉部落精舍人
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爲暗燭底覓虱老母舍
人呂延嗣長太少髮目爲日本國使人又有
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
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
爲烟燻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

今人楊伸嗣爲執鐵上糊孫目補闕袁輝爲
三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
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
廣爲飽水蝦蟆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
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
客飲石女奴歌闌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
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

遼爲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旣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

唐郝象賢侍郎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翼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

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癡種也

宋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入百歲卽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廻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卽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卽酌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卽放歸丘園

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
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
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甞舍時人號
爲驅驢宰相

周有遠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
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
置平甚老三員掌簿案設鑠鑰十羊九牧人
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爲萬代可行授仁傑
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
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甞閑不因國忌之辰
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
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
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爲舉哀筠曰

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爲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琮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磴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磴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太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

宗愚鈍無意之失上乃釋之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脣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俱食一盤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

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爲真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糞具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卽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卽是草中藏勅懷璧降

何阿小授懷璧五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爲河內王武懿宗斬之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人蕃受默啜封爲可汗賊入怕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

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功土無遺令英不荅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入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慙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挾爲司業受選人錢

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提取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曰岑義獠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惡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

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
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
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疆
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蝗參軍不曉請釋襄
曰鷓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笈園乾白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襄便轉集得野澤蠅
蝗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
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

秦州人士明月書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
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
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
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
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赤地上
絲氤氳爲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
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
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

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傅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着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

作明朝奸作忌日談者笑之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匿當玄宗起義丘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舍請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流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

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蘓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在乃試誦庾信
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
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潯樹猶如
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
章也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
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

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煉
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
者焉客曰狄仁傑爲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
覽經史薄閱文華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
伐淫詞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
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
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
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

小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
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
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
辨似智巧諛似忠傾覆拜家誣陷良善其江
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爲人所害無何爲太
僕卿戮于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
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
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

朝權而害物晚封爲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
以壽終竟爲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
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
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
張食其之黨若熊羆誦事武士開之儔怯同
鴛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虺蜥之夫曾無一
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
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

思州憂志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
李公有三疾性好榮迂憎人昇進性好文章
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
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
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
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
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
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

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
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惧鳳時鳴梟
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
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語
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
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趙
趙狗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
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項其能久乎後從事

韋氏爲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愷爲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愷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鷓鴣栖於葦菘魴鱸游於沸鼎旣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爲幸果謀反伏誅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餵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鵲子七十籠令以蠟塗爪

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鵲迸散惟白者存焉鵲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蘓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疑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

麻鷄也令射殺魅遂絕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雌鷄變爲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衛鎬爲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所親有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

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市解放是夜復夢咸
欣然而去

父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鷄
向市中者鷄見錄事頰頰而鳴祖乃以錢贖
之至僧寺令放爲長生鷄竟不肯入寺但走
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
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漢時鄆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鴛一聲稱
央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
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改鄆縣爲晏城
縣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
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
者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爲言曰
其配爲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
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

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米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卽不敢出去却尾卽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卽鳴杖以驅之還插雉

尾更不敢出

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頃三兩匝卽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鼃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

齊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

去于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絲鱗鏤甲
錦質寶章特異常魚齋赴州餉遺至村而死
衆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
然並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超度自是陂中
無水族至今猶然

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
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迺妻歸寧有衛州三

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
三衛刀殺張迺其刀却內鞘中貞等不知之
至明店人趨貞等拔刀血狼藉囚禁拷訊貞
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
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爲人不足且散唯留
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
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

人共語者自言

朝野僉載卷之四
其人又問婆使作何推勘如是者

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

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

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朝野僉載卷之四終



陳眉公訂正荷野舍叢卷之五

唐張鷟文成撰

明沈中英雋林
張應世名之校

貞觀中左丞李行儻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
母遂私將潛藏亡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
狀問奉敕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中勒項
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

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
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
王敬引就房內推問不允敬先令一人於案
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敬鎖房門而
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敬至
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云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

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
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
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
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
使人覘其後寡婦旣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
俄而棺至傑尚與有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
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擄之一問承伏某
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

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犍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子雲令送敬府獄禁教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

南墻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犢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與敬一縣服其精察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

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春爛求賊鬪沸三日不獲不良王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衛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

搜之至一宅封鎖正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欸書是光書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

臥西窻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喚之曰箇賊住卽下驢來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

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快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皆如其言

張鷟爲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金糧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卽注是以字押不是卽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卽是元牒且六五下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

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
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鴛推勘急夜放驢出
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來鴛曰此可知也令
將却龍頭放之驢向舊餒處鴛令搜其家其
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
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
踪跡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人

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
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卽捉來須臾一人來
問明府若爲推逐卽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
其承并賊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
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
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

南野集卷五
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喚之曰飯何爲兩種者驛客將恐對曰避迨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

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羊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櫟槌

餅與之曰噎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
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
諮執事早出妻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
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
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
告曰訥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
不相識法有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凝以其年
老眼暗奏解其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

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
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元佛
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
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抵承納
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
判官與納言何到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
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
納碎事徒澆却名聲若你州縣道你卽不存

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妻目
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躡頓之矣衆皆怪嘆其
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微劉寬無以加
也

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
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
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
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

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者魏汝努力好
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洎
與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有鄉
人嘗過宅爲設食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
大少年此餅掣地兩遍熟禁下種鋤耨收刈
打颺訖磴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
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
差斫却你頭客大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

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餅緣者羆曰此餅大用
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飢且擊却客
愕然又臺使致羆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
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爲畿赤不曾打杖行罰其
事亦濟及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
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
曰我欲答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捺得李

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
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
衆共譴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
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眉瞠
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
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
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歠楚王嗜

芹蘆餌到嗜芟曾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
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
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食焉宋明帝嗜
蜜漬蟋蟀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
君愛醜之說何足怪歟夫亦其癖也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
撥倍簾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
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

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
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
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且睡至夜乃寤索琵
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調一
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
請學之乃教數聲演與總忘不復成曲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咨起

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爲聖僧賞賚甚重大
平以爲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
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卽賜綾羅銀器物氣
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
祇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

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
士僑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

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
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象笏佩魚符出

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鷄鶩等以祀之將爲
修福若不差卽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卽次
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卽是命不復更祈死
則打鼓鳴鍾於堂比至薙訖初死且走大呌
而哭

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妖
者十餘人於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
女傾家產事之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
景爲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
放光衆皆攝伏緣于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
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
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卽得
成道尅日設齋飲中置葺若子與衆餐之女

子好髮者截取爲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
花恍忽推巖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
來檢灰中得焦卷死匠數百餘人救決殺玄
景縣官左降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
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杖五品其女婦留內道
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

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五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亂綵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踏籍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

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冲天洛城光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
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呪其時禁
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
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
止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
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
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

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
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
天崩

則天時調猶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
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猶兒飢
遂齧殺鸚武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
不祥之徵也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

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
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
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
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
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
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歛然起
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
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識何如耳炎

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
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
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鸞人
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
二月鸞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
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
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斫七姨

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効矣

後魏高流之爲除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
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
賴逢高流之迂吾上高原流爲造棺槨衣物
取其柩而改葬之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
古冢土藏無碣壁皆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
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

五百年間於斯見矣人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
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
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郟城縣民因採藥於
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
宣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與不可
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
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

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唐氏受命也止戈
龍者言太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
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
鼎顯真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真爲濟聖之徵
謚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
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御位樊文男欽賁
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

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
支鼎之石也

寶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
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
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木人見之
各手把鋤趁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趙州石橋甚工磨礮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日
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

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謀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隴依然仍舊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常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卽翻塵土澆其餅

駝苦之乃將鏹剗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

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

蕭佺交厚時人語曰蕭佺駢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閑道德合只爲錢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駿曳地號曰師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

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躡身騰上一手摠耳一手樞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麵家撓磴駿尾焦禿皮內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

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荊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訥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極肥健行驟脚不散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

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將
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
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
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
胡兒此其謂也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
或有人頭而蛇身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卽三五里隨身卽至若

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顧渚山頰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
好栖樹杪視之若鞶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
見人則空中飛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
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繳箭螫人立
死中手卽斷中手足卽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
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

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
地噴起變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
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種黍來蛇燒殺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
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蚕蓋地皆
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鎖取桃枝四枝書符繞
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

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
斛濯之經宿以鑿掘之深尺得古銅錢二十
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
精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
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聞白者吞黑蛇到
粗處口兩噬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嚙白
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

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

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之閣每有鶻數千鶻冬中每夕取一鶻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廻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

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虺
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卽託張
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
志忠岑羲等並外飾忠鯁內藏諂媚翕肩屏
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並騰迂雲路咸自
以爲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斬

何異鷓鴣棲於葦荇大風忽起巢折卵破後
之君子可不鑒哉

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廻山海
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
曰猖獗小人心佞而儉行僻而驕折支勢族
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飢虎貪
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
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

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
謾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
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
戮人割一臠肉骨俱盡

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幘隨薛師後於
馬傍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
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
實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
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
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
之遂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怪問之二人
曰兒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旣幸免
其父極刑遂進頊籠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
不才昇二妹請求承嗣故也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毒之寵

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天武梁王武三思憊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

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燕國公張說佞佞人也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設酒酣恩軟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謝訖便把毛伸手起舞嗅其鞞臭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方士母喪前披髮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耻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卷之五終

陳眉公訂正朝野僉載卷之六

唐張鷟文成撰

顧雲鳳儀甫

明

顧雲鵬達生

校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
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
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
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

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爲
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早
過大使入屏牆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
見云何爲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
縣令重決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
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
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
蘓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

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
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乞杖處其
宅中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
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斗每巡門乞物得麤
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
前廳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閣系
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壑爲陵有死卽生

有生卽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
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
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
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卽
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
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
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悲打之卽怒罵之卽嗔
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
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
蠟裛臂以火爇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
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聞以藜杖
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卽弭耳分散人皆敬
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才非才任官庶事疑滯司
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

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鼠削至多紙
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
惱之卽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齧其胸背
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
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馬走遂無所及
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

貞觀中冀州武彊縣丞堯君卿失馬旣得賊柳
禁未決君卿指賊面而罵曰老賊喫虎膽來
敢偷我物賊舉柳擊之應時腦碎而死

開元中穎士方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
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浪舉無其比常使一僕
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平復遭其指使如
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
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
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敬宗時高崔魏喜美癡大帝令給使撩頭向水
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
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
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
乃作驢獻曰中勞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
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

藥之子性好机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
來路安期間從何閑來從蒲津閑來安期曰
取潼關路去選者曰耻見妻子安期曰賢室
本自相諳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
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
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
似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任芳
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

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
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爲之改注又一吳上
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
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伶美女
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
笑而與官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
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見

大蝦蟆謂父曰以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
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顛跌日春郁縮但蹄
不如累趨爾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
笑乃止

安南有象 有珥者卽過負心者以鼻卷之
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
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

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
令以𦉰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
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
言語人不知也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
以講授爲業時鄉人郭無爲頗有法術教義
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羣狐
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卽裂

其書碎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
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水沉
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
妬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
許舉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
有人取山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
之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
舉時尉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
卒親賓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
通明彊毅曰公美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
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泊二日三夕乃心上稍
溫翌日徐蘓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
召遂相引出徽安門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
北上却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人

令人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
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
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
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旣退引入碧衣者踞
坐按後命鵬舉前傍有一狗人語曰悞姓
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
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爲鵬舉所殺今請理
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

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
退傍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
證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
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爲安州都督故先施敬
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
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
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
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又囑云焚時

願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韋鼎某卽自使
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
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
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榜曰
皇籍餘皆露往架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
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
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俱
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固覽韋

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
吏云其苦飢不逢此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
與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
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
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
上天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府王官祈聞
此說牆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
王滿地綵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

女人執香炉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
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徑可丈
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
如所戴須臾有緋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
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閉過之亦如去時
容易爲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床
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朽木書字尚分
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

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救宮人妃子數十同其粧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遙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公主云方慰龍衮忽爲火逆驚忙之中不覺焚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歔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

及睿宗踐祚陰騭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拜於幽數後果爲安州都督處士蕭時和作傳 一說鵬舉得釋後入一院問簾下者爲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揮入下馬衆接拜之二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着柳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着鑠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

柴紹之弟其有材力輕趨迅捷躡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鞮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函飛入房內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着吉莫靴走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

樓閣了無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卽死遂於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躡身椽孔間出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縲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縲將麀鹿狐兔走馬遮截放索縲之百無一漏鞍馬上

弄弓矢矛稍如飛仙天后借其材不殺用以
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州喬口鎮守將憤
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
築圍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
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
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確觜壁上書得四十字
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

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令文有
三子長之間有文譽次之遜善書次之悌有
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
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
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卽死賊七百人
一時俱斃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
臨階立取鞋一鞞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

鞋底中斷傳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
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餘
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江有急風張帆博通
捉尾纜挽之不進

定襄公李宏號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
之踣而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攫奴
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
所傷

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
令一人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韉馬解絆
着衣擐甲上馬盤鎗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
嗣曾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鞍橋雙足
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郎裴紹業於
青海被吐蕃圍謂紹業曰相隨帶將軍共出
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爲將軍試之軍馬持鎗
所向皆靡却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

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損傷裴旻爲幽州都督
孫佺北征被奚賊圍之旻馬上立走輪刀雷
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蓬飛而去
真觀中恒州有彭闡高瓚二人聞豪時於大酺
場上兩朋竟勝闡活捉一豚從頭齧至項放
之地上仍走瓚取猶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
仍鳴喚不止闡於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
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
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
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
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鳥吠聒耳
而已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
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隣總披
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

朝野僉載卷六
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隣聞
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
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
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
爲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
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美博士
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
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

十卷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
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
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
女無惧色後竟爲撲殺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勝大如
錢灰畫燒之見火卽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

莫不悉備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廻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廻轉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鉄蓋盛火晨轉不翻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毬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閉鏡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
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閉以石縋之則沉
魚取其餌閉卽發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
矣

薛贇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
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
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

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
卽放去子恭齋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
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
驛向并州問裴子儀時爲判官無恙也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阿藏在宅坐家人報云
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內官也藏
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擊飯瓮墻頭而過
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鷄化

爲雄鷄者則天之應也

神龍中戶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馮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湏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裂如初數日出爲藤州員外司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鬼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三婢未來躊躇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借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唯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冲門飛出或云是羅刹魅也

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

忽有物如

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
中遂絞痛數日而卒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

半

面笑

半面啼一鳥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

無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

召術

士夜

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

君窻下急除之崇訪窻下止見一瓷妓女極

端正綠瓷爲飾遂於鉄臼擣碎而焚之瘡遂
愈

永徽中張鷟築馬槽殿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
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墮井死鷟有奴名永
進淘井土崩壓而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
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歿後有明陰陽云
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

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

俄而敬業敗

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祈縣界而卒羣官迎祭廼所上食爲祭盤

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忌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克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壻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踏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

七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藉没入官

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暈爲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暉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

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日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蹙別庚申年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余里射殺之後月余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卽卒司馬宋草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

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
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翔先冲爲
郎中判邵舊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
之未幾而先冲又卒

源乾曜爲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
滿來見牀移忿之曜俱下拜玄宗聞之而停
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亦罷
此其驗也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年
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
憲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
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
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
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
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

南史卷之六
五
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
虛也

婁師德爲楊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
罔臧臧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
多卽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卽落後馮爲浚
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彊奏授雲陽尉又
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彊監察婁見不敢取一
錢位至台輔家極貧賈馮位至尚書左丞後

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

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爲戲
將帽爲欵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蠶
及帝登極而顯謁奏曰臣今日得作蠶卽帝
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
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
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
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

賜之其夜卒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慙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玄象不許哭泣宿乃寤至曙求

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送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辨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知也酌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口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賞之

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尋坐
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
其薄命更不復賞頗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
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朝野僉載卷之六終